

密室中的旅行

〔美〕 保罗·奥斯特 著 文敏 译

〔美〕保罗·奥斯特 著 文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 black telephone handset with a coiled cord is plugged into a wall outlet. The handset is on the left, and the cord extends upwards and to the right, ending in a standard two-prong electrical plug inserted into a wall outlet. The background is a plain, light-colored wall.

I712.4/307+2

2008

Paul Auster

密室中的旅行

Travels in the Scriptorium

〔美〕保罗·奥斯特 著 文敏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08-2852

PAUL AUSTER
TRAVELS IN THE SCRIPTORIUM

据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2007 PAUL AUSTER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AROL MAN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08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密室中的旅行/(美)奥斯特著;文敏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7

ISBN 978-7-02-006743-5

I. 密… II. ①奥…②文… III. 中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63309 号

责任编辑:吴继珍 特约策划:彭 伦
装帧设计:张志全

密室中的旅行

MI SHI ZHONG DE LÜ XING

[美]保罗·奥斯特 著 文敏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http://www.rw-cn.com>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100705

宁波市大港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字数 78 千字 开本 889×1194 毫米 1/32 印张 4.75 插页 2

2008 年 7 月北京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5000

ISBN 978-7-02-006743-5

定价 15.00 元

献给记忆中的
劳埃德·胡斯威特

密室中的旅行

老人坐在单人床边上，手掌抚住膝盖，垂着脑袋，凝视着地面。他一点也没意识到正对着自己的天花板上装有一台摄像机。快门每秒钟都在无声地闪动，地球每自转一周摄像机就会摄下八万六千四百帧定格画面。就算他知道自己正在被监视，那也没什么区别。他的意识不在这儿，他被脑子里的幻觉缠绕着，面对那个一直挥之不去的问题，正在搜寻答案。

他是谁？他在这儿干什么？他什么时候来这儿的？来了多长时间？还得呆多久？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眼下，我们只能尽量留意研究那些画面，避免过早下结论。

屋里有一些物品，每一样东西上都贴有一张白色字条，用印刷体写着一个词。例如，床边的桌子上，贴着桌子的字条。台灯上，贴着灯的字条。甚至墙上也有，严格的意义上说那并非一件

物品，却也贴了白色字条，上面写着墙。那个老人抬起头来，看见了墙，看见了粘贴在墙上的白色字条，轻声地吐出“墙”这个词。就这情形很难让人判断他是在念墙上字条上的那个词，还是只不过在说墙本身。有可能他忘记了这个词，却还认得出这些物体存在的形式，故而能叫出它们的名称；或者，也可能正好相反，他失去了辨认这些物体的能力，却还记得这些词怎么念。

他穿一身蓝黄相间的条纹睡衣，脚上穿着黑色皮拖鞋。只是很难确切说出他置身何处。没错，是在这房间里，但这房间是在一座什么样的建筑物里边呢？是在一套住宅里？是在一所医院里？是在一座监狱里？他记不得自己到这儿已有多久了，也不知道他怎么就一下子来到了这地方。也许他一直就在这儿；也许这就是他出生以来就生活的地方。他所知道的是，自己内心充满了无法消弭的犯罪感。但同时，他又无法摆脱那种感觉——自己是一桩可怕的冤案的受害者。

这房间有一个窗子，但用遮阳帘子挡上了。在他的记忆中，自己从来没有朝外面眺望过，同样也没有迈出过那扇门，那门上还有一个白色的瓷把手。他是被关在里面，还是可以自由进出呢？他依然在琢磨那问题的症结，正如前面第一段所言，他的心思不在这儿，他的意识飘浮在那些搅和在他脑子里的过去的幻影之中，竭力想找出一一直萦绕于心的那个问题的答案。

画面不会说谎,但等于什么也没说。它们只是一份过往的记录,只是一个外在的证明。譬如,这老人的年纪,就很难从那些略显聚焦不准的黑白图像上得以确定。惟一可以肯定的是他岁数不小了,但“老”这个词大有伸缩余地,你可以用它来形容任何一个六十岁至一百岁的人。接下去我们就不再把房间里这个人称作老人,而管他叫茫然^①先生了。眼下看来,他的名字可以免去不提。

茫然先生终于从床边站起来,停顿一下,稳住身子,然后慢吞吞地走向房间另一头桌子那儿。他感到很累,好像夜间睡眠不足,刚从断断续续的梦境里醒来,鞋底在没铺地毯的木地板上蹭过,让他想起砂纸摩擦的声音。在很远的地方,远离这个房间,远离这个房间所在的建筑物,他隐隐约约地听到什么鸟叫的声音——像是乌鸦,又像是海鸥,他说不上是哪一种。

茫然先生朝桌边的椅子弯下身。他认定,这是一把极为舒适的椅子,用柔软的棕色皮革制成,两边的宽扶手能让他的肘部和小臂舒舒服服地搁在上面,更别说那看不见的弹簧装置可让他随意地前后摇晃(这正是他一坐下来就想做的事)。前后摇晃能对他起到抚慰作用,当茫然先生沉浸在晃动的快感之中,他想

① 原文 Blank,英语中有“空的”、“空白的”、“茫然的”等意思。

起自己还是小男孩时搁在床边的摇摆木马，于是他像是又重新体验到曾骑在那匹名叫怀蒂的木马上的快感，那匹木马在茫然先生的童年记忆中并非只是一个刷着白漆的木器物件，而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物，一匹真正的马。

短暂的回归童年的随想之后，一股悲凉之意又蹿上茫然先生的嗓子眼。他大声发出焦虑的叫喊：我不能允许这事情发生。这时候，他俯身向前察看那些整齐地码放在桃花心木桌子上的的一摞文件和照片。他先是抓起照片，那是三十几张八乘十英寸的黑白人像照，男女都有，年龄种族各异。最上面一张是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一头短短的黑发，她凝视镜头的眼中有一种热切而不平静的神色。她站在露天里，那是某个城市，也许是意大利也许是法国，因为她正好站在一座中世纪的教堂前面，另外这女人披着围巾穿着羊毛外套。稳妥地估测这张照片应摄于冬季。茫然先生凝视着年轻女人的眼睛，竭力想回忆起她是什么人。过了二十秒钟光景，他听见自己喃喃地吐出一个名字：安娜。一阵超越一切的爱的柔情漫过他的全身。他想不起安娜是不是他曾娶过的某个人，或者，他眼前看见的是不是自己女儿的照片。这样一阵思绪过后，他又被一阵悸动不安的感觉攫住了，他知道安娜已经死了。更糟糕的是，他怀疑自己对她的死负有某种责任。甚至，也许是，他对自己说，他就是那个杀了她的人。

茫然先生痛苦地呻吟起来。看着这些照片太折磨人了，他推开照片去看那些文件。总共是四叠，每一叠都有六英寸厚。说不上什么特别的理由，出于某种自己也不知道的原因，他伸手去拿左边最远那一叠顶上的几页。那上面手写体的大写字母跟墙上白色条子上的字迹相似，顺着读下来是：

从遥远的外层空间观察，地球只是一粒尘埃。记着下一次你要写上“人类”这个词。

根据他浏览这些句子时脸上浮现的厌恶之色，我们大致可以断定茫然先生没有丧失阅读能力。但这些句子的作者是谁却是一个有待破解的问题。

茫然先生伸手拿过下面几页文件，发现这是一份打印的什么文稿。第一段写道：

从我开始讲述自己的事情那一刻起，他们就把我打倒在地，踢我的头部。我爬起来再接着往下讲，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抽了我一嘴巴，然后又一个人上来挥拳猛击我的腹部。我倒下了。我设法再爬起来，可就在我第三次开始讲述时，上校猛地把我甩到墙上，我昏死过去了。

这一页上还有两段文字，茫然先生正要往下看，电话铃响了。这是上世纪四十年代或五十年代早期那种黑色圆盘式电话，因为搁在床边的桌子上，茫然先生只好从柔软的皮椅上起身走到房间另一头。铃响了四下，他拎起听筒。

喂？茫然先生问。

茫然先生吗？对方问。

你说是就是。

你肯定吗？我没有机会了。

我不能肯定任何事情。如果你要叫我茫然先生，我会很高兴用这个名字来回答你。你是哪一位？

詹姆斯。

我不认识叫詹姆斯的人。

詹姆斯·P. 弗拉德。

请提醒一下我的记忆。

我昨天来拜访过你。我们在一起呆了两个小时。

噢，那个警察。

前任警员。

对。前任警员。有什么事吗？

我想再和你见一下。

难道一次谈话还不够吗？

并不完全如此。我知道我在这桩事情里只是个小角色，但他们允许我再跟你见一次。

你刚才还跟我说你没有机会了。

我想恐怕是这样。但如果你不喜欢的话我们不必在房间里谈。我们可以到外边去，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到公园里。

我没有什么可穿的衣服。我现在站在这儿只穿着睡衣和拖鞋。

看一下壁橱。你会发现所有需要的衣服里面都有。

噢，壁橱。谢谢。

你吃过早饭了吗，茫然先生？

我想还没有。我可以吃饭吗？

管你一日三餐。现在还早了点儿，不过安娜应该很快就会过来。

安娜？你说安娜？

她就是照顾你的那个人。

我还以为她已经死了。

不大可能吧。

也许那是另一个安娜。

我不觉得是这样。牵涉到这桩事情的所有的人里边，只有

她完全站在你这一边。

别人呢？

只能说这里面夹杂着许多怨恨，我们不说那些了。

应当注意的是，除了摄像机，有一面墙上还密置了一个麦克风，茫然先生发出的任何声音都会被灵敏度很高的数字录音机录制下来。从他体内发出的哪怕是最微弱的呻吟和吸气，那些最轻微的咳嗽或者一瞬间的肠胃胀气，统统留存在我们的记录中。不必说这些声音数据也包括茫然先生发出的种种咕啾声、说话声和叫喊声，还有，譬如还记录下了詹姆斯·P. 弗拉德电话里传来的说话声。这番对话结束时，茫然先生不情愿地顺从了那位前警察的要求，同意这天早上的某个时间与他去会面。茫然先生挂上电话后，在那张单人床上坐下来，又摆出本文第一句话所描述的姿态：手掌抚住膝盖，垂着脑袋，凝视着地面。他在思忖是否应该站起来去瞧一下弗拉德提到的那个衣橱，是否应该把睡衣裤换下，穿上衣服裤子——如果衣橱里真有那些衣服裤子的话。但茫然先生没有急着打理这些俗事。他想回头再看一下接电话时扔下的那份材料。于是他从床上站起来，向房间另一端试探性地跨出第一步，这时候突然感到一阵晕眩。他意识到如果自己再站一会儿就该倒下了，但他没有回到床上坐

下来挨过这一阵晕眩，而是伸出右手撑住墙面，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倚在伸出去的手掌上，随后渐渐蹲倒在地上。这会儿茫然先生双膝跪在地板上，手掌撑着身体，俯身向前爬去。不管是否还晕晕乎乎，他决定就这样四肢着地爬向桌子。

一旦设法爬上了那把皮革扶手椅，他就前后摇晃了一阵以舒解自己内心的紧张。他明白，尽管自己耗费了这许多体力，但还是害怕继续阅读那份打印材料。为什么竟有这般恐惧，这是他不明白的地方。那只是一些文辞罢了，他对自己说，那些文辞究竟有什么能量竟把人吓得半死？这不可能，他喃喃自语，只是轻轻的一点声音。接着，为了向自己确证，他把这句话又重复了一下，用最大的音量喊道：这不可能！

难以置信的是，这突如其来的爆发给了他继续行动的勇气。他深吸一口气，把眼睛定在面前的句子上，以下是他看到的段落：

从那以后他们就一直把我关在那个房间里。就我所能拼凑起来的印象是，那不是一间典型的牢房，似乎也不是那种军事监狱或地区拘留所。那是一个毫无装饰的小房间，面积大约十二英尺乘十五英尺，由于设计简陋（劣质地板，厚石墙），我怀疑那儿曾是储备食品的仓库，也许贮藏着一

袋袋面粉和谷物。西面墙上有一个钉着栅栏的窗子，可是离地面太高，我的手够不着它。我睡在墙角的一个稻草垫上，每天给我送来两顿饭：早上是凉粥，晚上是不冷不热的汤和硬面包。根据我自己的估算，在那儿我度过了四十七个晚上。但也有可能完全不是这回事。我的日期计算由于在那儿的第一天被无数次的拷打给弄糊涂了，因为我不记得多少次失去知觉——也不知道自己昏过去有多长时间——所以我的计算很可能在某个地方出现误差，特别是无法判断这是太阳已经升起的这一天，还是已经落下的另一天。

窗外是一片荒原。每次风从西面窗口吹进来时，我都能闻到三齿蒿和杜松树丛的清香，那是从干燥的远处飘来的些许气味。我曾独自在野外生活过将近四个月，自由自在地从一个地方游荡到另一个地方，不管什么天气都露宿野外。从乡间的旷野到这个逼仄的囚室对我来说真是难以忍受。我可以忍受被迫的独处，可以没有人对话，可以不跟人类接触，但我渴望再度回到新鲜空气和阳光之中。我花了几天时间查看那些凹凸不平的石墙，想从中发现什么。士兵时不时地走过我的窗下。我可以听见他们的靴子踩在地上的嘎吱声，有一搭没一搭地弄出什么动静，在最想象不

到的时候急驰而过的大车和马匹竟弄得嚣声鼎沸。这是乌尔蒂玛的一处要塞：位于联邦的最西端，这地方是我们所知道的世界的边缘。我们这儿距离首都远不止两千英里，是地图上未标明的艾利恩地区^①的开阔地带。按照条例，任何人不得进入那里。我去那儿是因为曾得到命令，而现在我已经返回递交了报告。他们将听我陈诉，或是不让我说什么，然后我就被拽到外面去枪毙。我现在已经相当肯定了。重要的是不要欺骗自己，要抵御希望的诱惑。最后他们把我拉到墙那儿，举起他们的枪对准我的身体时，我惟一向他们提出的要求是去掉蒙眼布。并不是我有兴趣要瞧一眼那些杀害我的人，而是想要再次看看天空。这是我现在想要的。我要站在外面抬头望着头顶上的蓝天，我要最后一次凝视那荒凉的无限空间。

茫然先生不看了。现在他的恐惧变成了困惑，而且，即便这么细抠文中每一个词的意思，他还是不明白那究竟是什么意思。他想，这真是一份报告吗，这里面说的那个叫做“联邦”的地方是在哪儿，还有那位于乌尔蒂玛的要塞和那不知所云的艾利恩地

① 艾利恩地区，原文 Alien Territories，意为异族属地。

区，为什么这篇东西像是出自十九世纪的人的手笔？茫然先生很清楚自己的意识尚未恢复正常，他完全不知道自己是在什么地方以及为什么会在这儿，但他有充分理由相信现在是二十一世纪初的某个时候，他生活在一个叫做美利坚合众国的国家。这最后一个念头让他想到了窗子，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提醒他注意窗上的遮阳帘，挂在那上面的白色带子上写着遮阳窗帘这个词。他把鞋底踩到地板上，在皮椅的扶手上撑着胳膊肘，向右做了一个九十度至一百度的转身，想瞧一下窗上的遮阳帘——原来这把椅子不仅可以前后摇晃，还可以随意转动角度。这个发现让茫然先生很开心，忘了自己转动椅子本来是为了去看窗上的遮阳帘，却为眼下刚刚发现的椅子的新功能兴奋不已。他转了一圈，两圈，然后转了第三圈，他这样转着想起小时候坐在理发店有着相似功能的洛可可式样的理发椅上边，理发师忙前忙后地给他剪头发的情景。巧的是，当茫然先生重新停住后，椅子就大致定在他起初开始旋转的位置上，这也就意味着他又一次看到了窗上的遮阳帘，不过，在被刚才一阵快活的旋转打断后，茫然先生拿不定主意自己是否应该走到窗子那边去，拉开遮阳帘朝外面看一眼，看看自己究竟在什么地方。也许，他已经不在美国了，他对自己说，而是在另一个国家，在某个漆黑的夜晚，被某些为外国机构工作的秘密特工诱